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

服章部七

衰衣

鷩衣

毳衣

絺衣

玄衣

禕衣

褳狄

褳音

闕翟

鞠衣

展衣

展步

祿衣

祿通

袵衣

朱衣

袞衣

說文曰袞衣天子享先王卷

音

龍繡于下幡一龍蟠阿上

嚮

釋名曰袞卷也畫卷龍于衣也

書曰帝曰子欲觀古人之象

孔安國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

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

日月星為三辰華蟲于衣服旒頭

宗彙

會五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

以五成此畫焉宗廟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若斧形繡為

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黻若斧形繡為

雨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縞五色備曰纁

色作服汝明

五服

詩曰九罭之魚鱗魴我覲之子 衰衣綉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玄袞及黼

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男斯卒於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 以袞

袞衣公服也 謝加二等



禮曰有以文爲貴者天子卷龍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明堂位曰袞冕立於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亨先王則袞冕

又夏官下曰節服氏掌祭禮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鄭玄曰服冕者從王服也維之以纓王旒十二旒兩兩以綵發連其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

儀禮覲禮曰天子袞冕負斧展

漢書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袞衣朱黼回壯龍旂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

二

後漢記曰姚襄夢弟萇上御座着袞服謂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秦始皇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議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帝還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主盛典草近代之制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袞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赦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爲之以絲麻觀暈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黃帝堯舜禹衣裳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

裳黃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減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初玄
漢承掌故至顯示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
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玄上
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三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
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卿九卿已
下皆織成晉襄邑獻之

續漢輿服志曰聖人處天子服位日月昇龍所以服其德
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
仁光其能也

環濟要畧曰天子龍冕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

三

綉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
火服粉米

摯虞決疑要注曰秦除袞冕之制唯爲玄衣絳裳一具而
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
書始復造袞冕之服至于今用之

穀梁傳序曰一字之褒賞於華袞片言之貶誅深斧鉞
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經履不弊盡不更爲也

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有睢水傳曰睢渙之水
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釋名曰鷩雉山雉也鷩慙并列切也性急慙不可生必自殺

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鷩享先公饗射鷩鄭立曰先公謂

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窮至諸盥饗射饗食及與諸侯射也鷩畫以雉也

三禮圖曰繡冕服者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以朝天子

助祭玄衣纁裳以華蟲火宗彛三章畫以為績裳藻粉米

黼黻四章繡陟里切以為繡凡七章

毳衣

釋名曰毳冕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温暖而

潔也

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茨毳衣大夫之取茨驛也蓋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法服毳冕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四

以巡大車啍啍他昆切毳衣如繡端瀨也音門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立曰毳

冕衣三章裳三章也

三禮圖曰冕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子男服以朝天子

絺衣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鄭立曰絺

或作緇字之誤也
繡刺粉米無畫也

玄衣

詩云緇衣之宜兮樊子又改為兮小序曰緇衣美武公之

德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緇衣黑也上卿聽朝之正服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羣小祀玄冕鄭立曰羣小祀林澤

慎行四方百物之屬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元衣纁衣也

禮玉藻曰天子玄纁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玄曰端光為冕字之觀朝日

春分時也

魏臺訪議曰禮天子大夫玄冕而執鴈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執鴈

禕衣

釋名曰王后之上服曰禕衣盡翬雉之文於服也伊洛而

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翬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王后服

刺繡為翬之形而宋畫之綴於衣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也

禮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于房中鄭玄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周禮追師掌王后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

五

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服也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自綈翟而下者也

又祭義曰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

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王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后謁廟服

白上皂下皆深衣製徐廣立深衣即單衣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

入廟佐祭者服皂絹上下皆深衣制

穆天子傳曰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王后之

詳也授河宗璧

綈狄

釋名曰鶴翟畫雉鶴之文於衣也江淮而南雉素質五采

皆備成章曰鶴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狄鄭玄曰褕狄羽飾也立謂翟青也

三禮六服圖曰褕狄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侯伯之夫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闕翟

釋名曰闕翟翦闕繪為翟雉形以綴衣也

詩曰委委蛇蛇象服是宜善曰象服者謂翟狄闕狄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闕翟鄭玄曰

褕狄闕狄畫羽飾也鄭玄曰闕狄刻而不畫者也此三者皆祭服元謂今世有袷衣者蓋三狄之遺像也以推次其色闕狄赤色

三禮六服圖曰闕翟王后從祭羣小祀服也亦子男夫人

以從君祭宗廟

鞠衣

釋名曰鞠衣如菊花色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鞠衣鄭玄曰鞠衣

黃桑服也色如鞠

三禮六服圖曰鞠衣王后蚕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從助

君祭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蚕服青縹上下深衣

制貴人助蚕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

人助蚕服縹絹上下深衣制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

皆以蚕衣為朝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晉先蚕儀注皇后衣純青之衣特進卿世婦二千石命婦助蚕則青絹上下

展衣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展衣展衣白衣

三禮六服圖曰展衣王后以禮見王賓客之服也卿大夫之妻以從助君祭

釋名曰禮展字或作禮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

祿衣通賁切毛詩作祿

釋名曰祿衣祿然黑色也

詩邶柏舟綠衣曰箋云綠當作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鄭云故作祿則故書作祿轉寫為綠

也或見齊魯詩今不可考矣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箋云綠間色黃正色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

七

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大夫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有貴賤之等服鞠衣黃展衣白黃為裏非禮制度故以喻妾上僭義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妾嫡之禮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

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祿衣實作祿衣御于王之服也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也

亦黑也

袷衣

三禮圖曰傳母婚禮從者袷衣古者傳母選無夫與子而

老賤曉習婦道者使之應對也

朱衣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衣絳黻單衣續漢至同又今絳紗黻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在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荊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戒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啟彈朝請向騰之坐同僚會故員外散騎侍郎楊珍之喪侍兵唱變服然後唱衆官下陪位而騰之着單衣在朱衣上於禮有虧請免所居官詔可

齊書曰呂安國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卽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八

曰汝後勿袴褶馭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也

神異經曰雨荒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讀禮拜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女碧衣戴金勝皆無縫

墨子曰楚莊王縫衣博袍

語林曰何平叔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日與熱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時帝始信之

班虎便宜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行好學者以備縫衣舍人

班固與竇憲賤曰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

九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服章部入

單衣

中衣

曲領

古領附

袿襦

上屬二音

鞞

音弗

鞞囊

單衣

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袂

音賺

關之東西謂之單

衣趙楚之間謂之左衣古謂之深衣是也

禮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又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一

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

齊如權衡以應平

齊錢

故規者容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

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平齊

如權衡者以安其志而平其心也五服以施故聖人服

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為擯相可以為軍旅

又儒行曰曰少屈魯衣縫掖之衣

鄭立曰縫猶夾也掖衣大袂單衣君子有道藎

者所衣也

漢書曰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

人衣也後垂覆帶半之也

又曰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辨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

祖衣皂布單衣自行迎多誤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矣
言中忌諱輒書之

又曰蓋寬饒左遷爲衛司馬未出門爰斷其單衣短令離
地躬行卒廬室

後漢書曰馬援爲隗囂使公像述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漢記曰都
作蒼史記曰蒼

布于疋前書音善
曰蒼布帛墨也

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中爲尙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又曰陳雷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
共一單衣到入門外苞年長先著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二一

史雲

魏志曰管四時祭祀在遼東時單布衣親薦饌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宣帝子著單衣以爲清叅軍王銓
曰宴大官稱清者以爲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
服使內外相稱

晉書曰桓溫發東海王王著白帟單衣步下西堂羣臣拜
辭莫不獻欬

又曰簡文初立於朝堂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遂受璽
綬

又曰王導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十萬疋
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單衣衣於

士庶翕然同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晉令曰朝張皂綠中單衣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承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獄以八

座議宥之後每大會吏徘徊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曰汝

何官曰我本館陶令斗藪單衣曰北坐取是故入汝輩以

爲本笑

事具樂部

梁書曰劉曇靜母亡時天寒曇靜身衣單布衣廬於厝所
晝夜哭臨不絕聲

又曰張稷爲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稷單衣裝徑還都下莫之識其真率如此

董巴漢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虎賁冠鶡著紗縠單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三

又曰虎賁騎皆衣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著細幘大冠白絹單衣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召陳郡王隱侍詔著作單衣幘
朝望於著作之省

又曰天子郊禮釋奠中單衣終緣其領袖其朝服早緣也

燕丹子曰荆軻把秦王乞聽琴聲而死召人鼓琴聲曰羅

縠單衣可製而繩八尺屏風軻超而越

又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叩牛角商歌曰短布單衣適

至斡終朝飯牛至夜半

仲長統昌言曰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

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

傅子曰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客賓行酒食杯而汚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世說曰王戎性儉爲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陳雷耆舊傳曰吳右爲膠東相喬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

爲父市單衣父恐便以單衣詣門自謝右以單衣遺其父

梁冀別傳曰冀作孤尾單衣上短下長

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蠅薦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

之被則不足爲禮褳則有餘

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著巾單衣待以賓客之禮

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單衣

而死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同未知孰是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四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索

傳曰一目眇著葛巾幘單衣正爾是之一市中數萬人皆

眇一目著葛巾幘單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記曰永嘉已未士大夫競服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

練讓之布諸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愍懷果寔駕

馬融遺令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逢絹單衣

中衣

禮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士大夫攢積

鄭玄曰繡黼讀是名也丹朱

制卽今中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祭宗廟初立絳領袖爲中衣絳袴鞮示

赤心其奉神五郊各從其免

徐廣輿服雜注曰夫天子好禮釋奠中衣以緯緣其領袖其朝早緣

魏官儀曰早緣領袖中軍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縣嗇夫民有弟斥兄錢若木還之嫂詩弘賣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慚遣婦齎錢還弘不受

曲領 方領附

釋名曰曲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

裕曲領也古者方領

禮曰曲袷如矩以應方

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短步

前書音義曰項下施領方正學者之服也

袿襦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五

廣雅曰襦長襦也

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襦乃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今皇后謁廟屬服袿襦大衣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性儉約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

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

說文曰簪竿也珥以玉充珥

后獨省素無飾

其衣有陰與后同色有卽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大夫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

許

傅毅舞賦曰珠翠的爍昭耀華桂飛稍而織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襦襲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鞞

釋名曰鞞鞞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中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跪前謂之襜今蔽

易困卦曰朱鞞方來

詩曰赤芾在服邪幅在下帶大古蔽昧之象也免服謂之帶其地服謂之鞞以韋為

之

禮曰一命緼鞞黝衡再命赤鞞葱衡鞞之言蔽也緼赤黃之色所謂鞞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六

又曰鞞君朱大夫索士爵韋鞞以言蔽也 園殺直曰鞞

天子直公侯前后方大夫前方後剄角士前後正鞞下廣

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鞞夏氏後后山殷火周龍章鞞立

鞞也受始作之以尊祭服馬湯至周隋以八文後土列飾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鞞膝登階也

又曰王莽妻著布蔽膝見客

魏武帝內誡令云貴人位為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

極

又文帝與于禁詔曰漢高祖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

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効心之至也封賜將軍

以魏王時自所佩朱韞及遠遊觀

吳誌曰孫權夫人有振夢人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

生亮

五經要義曰韞者舜所製也

又曰天子朱紱諸侯赤韞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
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爾不忘古韞名其三

朝廷則謂之韞宗廟謂之韞韞

上音侯
下音閣

五經異義曰韞者大帶之飾非韞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五韞遞與戰兵不息韞非兵飾於是夫

韞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七

白虎通曰韞有何謂也韞者蔽也行蔽前者爾有事因以
列尊卑彰有德也

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韞也戰國連兵以韞非兵飾
去之漢明帝復制韞

環濟要畧曰凡韞以韋爲之以象囊色湯至憎以畫文夏

山取仁可依殷火取其光明周龍章取其變化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韞子佩天下無道我

負子戴

當隱
藏也

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

子斷商周而素玉出故蒼龍統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

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玉

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抱麟解綬而涕泗焉

鞶囊

禮曰男鞶革女鞶絲

鞶小裘盛說巾者男且革女用絹

禮曰鞶厲遊纓

杜宇曰鞶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白虎通曰男子有鞶者爾金革之事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鯢帶一具虎

頭鞶囊

晉書曰鄧攸祖殷亮直強正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新虎頭伐故虎也若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後為汝南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八

太守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兆易無威重身佩小鞶囊以盛手中

細物

鄴中記曰石虎改虎頭鞶囊為龍頭鞶囊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說

班固與弟超書曰遺仲叔虎頭虎傍囊金珍

謝承與步騭書曰所在近北無他異物裁琴織民虎頭綬

囊可以服之

孔珠與王佐長史書曰朝不著鞶囊不知為可不荅曰尋

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像此為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

著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佩

環

玦

笏

佩

說文曰佩大冠帶佩也必有巾故從巾

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

有悅中有觴之屬也

詩曰青青子佩攸攸我思佩玉也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養行瑱瑤屬衛牙之類知子之順

之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二

一

又曰彼其之子貽我佩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緝緝珮璫不以其長緝緝玉鬼璫瑞也以瑞玉為風佩之鞞然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

禮曰主珮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又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趨以采齊路門之外樂節

也登堂也樂節也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和鳴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珮右

設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續結佩而爵鞞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佩玉有銜牙居中央以前後獨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

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佩山玄玉而珠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矯瑜玉而綦組綬士玉璫攻而

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

左傳曰蔡昭侯爲兩佩與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玉具事部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二

曰佩玉藁兮余無所繫之藁然服佩飾也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也

魚豢魏畧曰有雙璜珩琚瑒牙琕珠爲佩者乃漢明帝采

古文始制也

晉書曰祥著遺令子孫云吾氣絕不須沐浴勿纏戶皆潮

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佩衛氏玉珉綬箭皆勿以歛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並加金章紫綬淑姬佩于

真玉

隋書曰何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

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

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國語曰秦穆公使公子繫弔公子夷吾子梁退而私於繫

曰請以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珩六雙敢不當公子納之左

右

又曰王孫韋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韋曰楚之曰珩猶在乎珩玉佩之璜者對曰然簡子曰

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也先王之玩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舊寶先王之于佩玉億有八萬石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亂喪絕無玉珩魏侍中王粲誠珩始復作之今玉珩受法於粲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衡牙以蒼珠爲珣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三代同之五霸興兵佩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二

三

非戰器去佩留其係縷以章爲表秦乃以采組連結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復改至孝明皇帝乃大爲環衡牙雙渠璜皆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貴以采絲其玉視冕旒

蔡邕輿服制曰孝明帝作寶珠之佩以郊天地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卽佩

環能大道德卽佩現能決嫌疑卽佩玦是以其所佩卽知

其所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也

孔叅子曰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玦婦女舍珠玉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佩至流水之止大

夫莊辛見而悅之

又曰經侯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劍右帶珮環左照光左右
照光右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
百姓戴上此魏國寶也經侯應聲解劍而去

鹽鐵論曰子思佩銀

尚書舊傳曰淑妃修媛修革修容嬿好佩采瓊玉貴人佩
子真玉

鄴中記曰石虎後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
玉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
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佩立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四

晉宋舊事曰太后皇后曰玉珮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天子賜以左佩玉華

又曰天子渴于沙中

沙中無水

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

頰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游江濱逢鄭江交
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乃受珮而去
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拾遺錄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
炎皇鑽火之術取薪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娥銜火狀
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娥出員兵之穴穴洞達於九天
中有細珠流步可穿而結因用爲佩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皆玄綬璫佩

又曰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日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佐廔根莖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佐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王之佩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

楚辭曰扈江離與薜荔兮級秋蘭以爲佩

又曰雲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

又曰蓮蕙若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

又曰盍吾遊此春宮折瓊枝以繼珮

太平御覽春宮東方青帝宮卷六百九十二 五

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綬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佩想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劉梁七舉曰佩則結緣懸黎寶之微妙荷彩昭爛流景揚輝

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蛇紅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

殷仲堪相王賤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

傅玄大言賦曰要佩六氣首戴大文

環

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謂之環

禮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環皆也環也取可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人與公卿御菜書觀於公宮公子之環使牛入不示出命佩之

又曰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可工共宣子謁諸鄭

伯謁諸也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卽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

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

二年元會帝謂曰卿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旣瑞感

神衷臣謹服之無斃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卽佩環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六

白環

王子年拾遺錄曰顓頊時濱海之北有勒題國皆衣毛無

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爲飾獻墨之環色如淳漆

荀卿子曰大夫待放于境君賜以環卽返以玦環去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后女弟昭儀上五色玉環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

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

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致謀公伐

衛衛姬脫簪珥解環再拜請徵之罪

莊子內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

於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也無是非者也無是非故能

夫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玦

說文曰玦玉珮

珮如環而有玦故云玦

詩曰芄蘭之葉童子佩鞞

鞞玦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

使字

莊子寧遠也玦玉玦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贊助也玦亦以增玦斷禦難矣

又曰晉侯使申生伐山臯落氏珮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

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國語曰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偏繁

音

之衣珮之金玦太

子見里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克曰孺子懼采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七

金之偏而掘金不偷矣太子遂行孤突御我先友為右告

先友曰君賜與我此衣何也先友曰中分而合玦之權在

此行也孤突漢曰以麗衣純

麗雜色純純德謂天子

而玦之以金銑

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典畧曰項羽與沛公飲范增數目與所佩玉以示者三羽

默然

後漢書曰始更謀殺升伯

升伯光武之兄

乃會諸侯以成其計繡

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

正諫賜以玉玦

續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史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

玉鈎玦各一

魏氏春秋曰明帝張掖郡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有五
匣間蓋於前上有玉玦二璜一

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

侯

曹子建也

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曰南陽宗惠叔

稱君後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美與祚會當自白書恐傳言
未審以是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指鄴騎既
到寶玦初至捧押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押開爛然滿目猥
以蒙鄙之姿得都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
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跪奪之誑嘉貺益腆敢
不欽承謹奉賦一篇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八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珮玦於遺其臣亦受之以玦
金靈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歷數既於當禪大晉故與之玦
比受命今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龍斷決應
天順人受曹氏禪而無疑得應珮玦故以賜焉是以有二
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大數蓋下有緣
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辨文此自久遠之物卽九錫之
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五百年傳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嘗作數
教字德胄封以奏帝帝怒召百年百年不免知割帶玦晉
與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誅妃玦哀號不食而死玦猶在手

拳不可開其父自擊之乃開

白虎通曰能袂嫌則佩玦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玦

隋果子曰召人以環繩人以玦

莊子曰儒者受佩玦者事至而斷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女弟昭儀王上珊瑚玦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笏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誓曰則書其上德忽忘也
或曰薄可以薄疏物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與黼同文士竹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二

九

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音脫笏入太廟脫笏非古

也小功不脫笏當事之則說免免悲哀哭凡有指盡於君

用笏造受命於君必書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笏度二

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

侯不終
葵首

又曰將適公所書思對命思所思命念將以告君

又曰侍坐於君子欠伸運笏揮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詩

退可也運揮道

大戴禮曰天子御筵筵然筵然方諸侯御茶茶誦前後直

音大夫服笏前後誦上無

又曰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筵筵然無所屈也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斂摺笏以示無仇

後漢書曰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議詣蕃執板入閣至坐不奪投根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宐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閭宐省

所禁也

吳誌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爲孝廉後權爲吳王治每見

權常執板交拜

板卽笏也

晉書曰王敦表溫矯爲丹陽尹因餽會錢鳳自起行酒至鳳未飲矯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酒敦不悅兩釋之

又曰桓溫秉政謝安王垣之往候之垣倒持手板

宋書曰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劬弒立孝武入討劬錄宏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二

十

法道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於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齊手桓詣孝武事以爲尙書左僕射

又曰庾道愨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愨托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愨占之道愨曰以乃甚貴然使人多僭忤祐以褚彥回祥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其不悅休祐具狀以言帝意乃解

又曰碁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

又曰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疑夢見形於第_{居地}後圍乘腰輿指麾處

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橋樹
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與蔡興宗曰須日人情
言何事當齊否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等
之清當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
方當勞聖累耳尙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
卿言

北齊書曰爾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
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整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
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
屏手板換暹行者自措拭而矚視之以是知其實痴不足
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已
功已贖死帝頓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致笏殿街曰還
陛下此笏乃解中叩頭流血

又曰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流洩乃
於滌笏上親札慎密二字以誡之

又曰玄宗以張九齡體弱簪笏不勝命置笏囊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瓘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論承瓘
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許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

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卽命
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吾不知爲損又而賜絳紫親爲降
釋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

又曰朱泚盜據宮闕乃遣韓將旻領兵疾趨奉天召段秀
實與之謀議秀實從實欲圖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此
等同謀殺泚明日泚召秀實議事秀實勃然而起奪源林
笏以擊之泚傷額流血海賓等不至秀實遂被害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
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獨存輒令進之鄭覃曰在人
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此乃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三禮圖曰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鬚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二

七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
摺之於腰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尙書執笏者白筆綴手
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王子敬不執
笏亦非執事官也

周遷車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
匕首以備不虞從此待官執刀釧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
以手板代焉

江表傳曰孫權旣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勸迎
曹公權不從而周瑜敗之及是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以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又曰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蝠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

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命
流其權安在遂與蝸牙相長短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快帶摺笏挾夾佩

郭璞云快
畢也夾佩

左右兩佩也奉璧南面
立手寒下受何策也

郭子橫洞宐記曰孟岐清河之免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
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政以手摩成王之
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郡國志曰晉明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摩弄銅幡螭
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入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叅軍桓曰卿在府久此當
相料理初不答高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一一

三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
東方朔見而喜之曰此非庸人所至衛司空陳長見此書
嘆服以示許士宗韋仲將以閨太之時取五行尋四時定
八節明二十四時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

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無欲端平板形皆完
淨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

直檀刺榆桑初四林也番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絃
不得出邊絕理板頭是君座板頭與君共事必不得中分

板作四分上一分爲二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爲婦
第三分左爲男右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七之不散

方畱爲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

若其處崩毀傷踢破裂弔節竭穿兆墮所屬物必損失死
亡板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寬博文彩班班光澤清淨必得
封邑

仲長子曰以笏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令之板以象焉

劉義恭啟事曰聖恩優重狼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
曜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二

齒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終

吳興沈震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終

服章部十

袍 褐 衫 襜褕

袍

說文曰以絮曰繻繻以緇曰袍

禮記王藻曰纁為繻緇為袍

緇曰絮 纁綿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芑也內衣也

論語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

祿先生賈見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爾得無死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一

者將以綈袍有戀故人之故

漢書曰文帝遺單于綉袷長襦禕袷袍各一

續漢書曰袁安為光祿勳至清鹿袍糲食

又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祿大袍

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錦綉羅縠十二色綠

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兪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為奇

焉

後漢書曰藥崧者家貧為主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皂

袍

袁山松後書田靈帝欲以羊續祖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

漢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示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羊續祖出黃紙補袍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
下清苦羊續祖

又曰桓鸞字始春鄆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求盈餘
以濁世恥不肯仕

魏畧曰薛夏字宜聲黃初中爲秘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
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

蜀志曰彭羨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安
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縣竹秦安應山甫之德履
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二一

王隱晉書曰江東王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又曰鄭冲以儒雅爲德蒞職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
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慮志驢綾袍大領

又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一

又曰慕容冲進逼符堅送一領錦袍遣冲詔中者交兵使
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齊書曰夏彬蚤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
緼有所生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疎榮
寢敗絮不能自擇

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衆

悉着青袍景嘗乘白馬

又曰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般景
王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歔流涕引賦入宣陽門與景
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君普着絳袍袍裏皆碧至
是悉反之賦以正德爲天子

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文
各有箴戒諸王則石以盆飾反錄宰相飾以鳳池尙書飾
以對寫左右衛將軍飾以麟麒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
鷹對飾以鷹左右千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獅子左右金
吾飾以象又銘其衿皆作八字廻文焉

又曰蕭宗爲帝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三

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勅改爲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祿袍十年不易恩加綾
然始解去

莊子曰曾子居衛緇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緇組纓絳表薄袍以理其國政也

說苑日子思居衛緇袍無裏田子方遺孤白之裘恐其不
受之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鹽鉄論曰原憲之緇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又曰視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一霜之袍雲彩亂色非

錦非綉不可得名

神仙傳曰太傅揚駿使人孫迎登共語不荅以復布袍賜之受之出門從之借力斷袍上下異處於駿門下又大謹祈當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其人

王褒內傳曰其人將褒見太上丈人看流霞羽袍芙蓉冠搜神記曰有談生者年四十無服婦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顏雙來爲生妻經三年遂乃生一兒曰慎勿以火照我後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下但枯骨是以婦求去將生入華堂典粵室以珠袍與之生至賣袍市中睢陽王識是女袍收拷談生生具以對兒似玉女

又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縫一趣走少年便脫新繇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屬求利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歐歛哽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

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着丹紗袍

鍾岷良史傳曰袁彭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縕袍不易其操

古樂府白紵歌曰紵寶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袍以光驅中拂塵製以爲袍餘作巾

古詩曰青袍似青草長條隨風舒

魏武帝與楊虎書曰今遺足下貴堂錯彩羅縠錦袍一領

劉弘毅曰將士寒窮者給一韋袍複帽

劉表恭哲事曰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錦布袍放生古具袍垂重賜劉諡之與天公賤曰體戰身禁脫衣凍坐賴詹公僭袍南城送火

褐

說文曰褐短衣也

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左傳曰吳生我餓乞食於公孫有山民曰佩玉纈兮無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似呼庚癸則呼諾

單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傳言吳子不與士若飢渴所以亡

史記曰五穀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五

食牛暮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遣趙王願遺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王無償城色相如使從者衣褐懷使

道亡歸

又曰婁敬齊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為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遂見上說上西

漢書曰禹貢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衣褐不完

後漢書曰張玄處徵有才畧以仕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椽辟不能致後溫以車騎將軍出後涼州將符玄曰盧被

帶索要說温不能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上疏曰處繇之振褐不仁者遠矣
陶潛五柳先生傳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老子曰聖人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
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無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
入街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詩宣王曰願當君王盛顏
符子曰有澤父有冠葭蘆之笠納鹿之履莎裳褐衣

裴淵記曰蠻夷取穀樹皮熟搥之以爲褐

趙壹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欲所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藎蕙
化爲芻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六

古詩曰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衫

釋名曰衫芟也衫乘無神端也襦襜者常冒一當背也

楊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

沈約宋書曰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徵時有納布彩奧
等衣皆是武敬皇帝后手自作高祖既貴此以衣付公主
曰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

又曰劉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絳納本
百結閩中徒入蚕假合金如粟詎使廉笑貪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多魏從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
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兩絳納襦衫馬亦去異裝馳賦

降猛氣咆嘯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盆陀國士人翦髮着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前

齊書曰陽休之際散騎常侍鹽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驍騎將軍衣兩襜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襜用手持曰楛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載蟬冕今處饒澆身被衫田永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曰服其夷曠

唐書曰德宗左梁州地熟米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視朝左右請易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七

魏文帝利薄曰且遠曹令史長沙劉卓字德然病荒夢見一人次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洗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仕寄與妃宋起居注曰太起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常著青絳納兩襜請免沉前所居官也

晉東宮舊事曰天子滿妃有白緞白紗白絹衫並紫玉綬祖台之志怪曰逮康小吏曹著爲廬山所使君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諫退婉潛然流涕賦詩序別拜贈織錦衫也

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收灞使王傾窮具東界父老云

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衫布身如中國人但兩袖俱長三寸

襜褕

方言曰襜褕江淮之間謂之襜容自關而西謂之襜褕以無絲謂之藍縷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公子

又曰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狹傾京師至寺拔刀刺其建鼓並追之卿迫窘乃命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縱襜褕爲巾迎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八

上

又曰更始在長安自恣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羣小或綉而衣綿袴襜褕罵詈道路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逢劉襜褕與阜不受

又曰段穎滅羌詔襜褕幾十萬縫襜褕一領

又曰延岑上元武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縫劉襜褕今宿容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邊讓別傳曰讓字文禮孔融爲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衣破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桓譚新論曰余自長安歸道病蒙絮披劉襜褕宿十邑亭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終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九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

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

又曰唯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楊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

裘玄緇衣以裼之鹿弭裘青犴裘絞衣以裼之犴胡犬也

色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

侯之賀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毛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

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剛克柔克正直也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又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

日出有曜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左傳引逸詩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又曰齊人以勑寄德侯有宰穀從而歸衛人將殺之辭曰

余不脫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也裘為袖言一身少有惡也喻已雖從出

又傳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龍輔玉名羔裘

齊嘉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傳曰齊侯伐晉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嘗犁彌

辭曰有先登者從之哲憤而衣犁製哲日也贖前上公使

親東郭書曰乃天子也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禮曰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良善也功謂人工籠也

又曰宮角掌王宮士庶之子庶子宿衛之言月終則均秩歲則均

敘以時頒其衣裘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二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

求冊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客

最下生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盜以入秦

宮藏中取所獻與秦姬姬為言於王王釋孟嘗君

漢書曰賈誼上書陳文帝曰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

於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服在位猶不危也

孟東曰屣裘君客衣大夫來坐事夫幣衣裘之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帝以王觸寒涉道賜乘輿貂

裘

又曰蔡彤為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馬援嘆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諸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卽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令齊立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謝承後漢書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着氈裘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爲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藤抱文書而寤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

吳志曰陸遜破曾休上爲郡寮大會酒與遜對舞解所着氈子裘賜遜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三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彛初封瑯琊郡王坐使散騎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嘗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駿曰王者法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也倫盜裘非常蔽不利與緝同罪

又曰桓玄殺羅金先生是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生遇害卽自焚裘

又曰王恭嘗拔鶴氈裘布雪行孟旭曰此神仙中人也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束熊好學兼術數趙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遣圍之熊使諸王著己來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裘得脫

又曰王敦參軍摯瞻見敦以故懷裘賜老外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豹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之少明敏有治世才解律金啟大啟曰唐邕雖強幹一人當十顯祖乃解所服青皮鼠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弊

趙書汲桑盛傳曰暑重裘輕重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語曰仕爲將軍何可休六月重茵披狐裘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四
不可寒暑斷人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敕內外有造異服詔罪之

晉令曰山鹿白豹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蟬子渠搜國裘皆禁服也

瑞應國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狐授之

管子曰武王爲役靡令曰豹襜豹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

金功臣之家糴千鍾未得一豹皮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居飽而知人飢居寒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發粟以與飢

又曰晏子至晉中有人眸暗弊冠皮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餓爲人僕三年晏子解坐駮贖之

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買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教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涼千鎰之裘非一狐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哉文公臣皆解裘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五

列子曰子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吳問蓋古之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披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又曰少吳氏郁於曲阜韃韃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齊有盜狗子與胡跪子相誇盜狗子曰吾父之裘

獨有尾胡跪子曰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又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經

又曰叔孫敖相楚衣毳羊裘

又曰孔萊子曰田子方遺孔子思狐白裘

符子曰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謀不可得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裘而有粹白之裘取之於衆白也

又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謗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罽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又曰裘與葛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者則葛不御此代爲帝着也代更也 帝王貴狐白之裘天下被之也而在朝堂然爲

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賃困其事也狐裘而負龍甚可怪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枹樸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丹以逆左右谷五者人有綉衣而紹貂裘者

說苑曰林旣衰衣章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旣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犬衣羊裘當羊鳴呼合衣君狐意得無變乎

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說苑曰晉公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王之令者出朝之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衣毳以朝平公曰然

又曰趙簡子弊車瘦馬衣殺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何所附耶明年東陽上許其布手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憎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乎

新論曰振裘時領萬毛皆整

潛夫論曰挾夫秋計以論公政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城都居貧愁憊以所服鷓鴣裘黃酒與文君爲歡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七

又曰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着輕絛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

又曰成帝好蹴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絛履拾遺錄曰周昭王綴毛鳳毛爲一裘一名煩質一名暄風可以禦寒也至厲王流于彘人得而寄之以裂此裘遍彘罪人大璧者抽裘一毛以贖死直萬金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東履而以繪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東履衣謂之褻之言露可見之辭

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衣謂之奠袒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以質也

又曰諸侯糧裘以誓言教羔狐爲黼文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聽漚也古者緇衣皆聚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黃帝世紀曰夏禹時渠搜國來獻褐裘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白狐裘雖敵不可補以黃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開

戰國策曰蘇說秦王允允送秦黑貂裘黃衣百鎰

又曰蘇秦說秦王上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八

百鎰盡形容枯槁及歸妻不爲下机嫂不爲炊

又曰孟嘗君曰大廟之椽非一本之技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裘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取金薪者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外國圖曰毛民國出名裘去朔方七千里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色黃蓋神爲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灼

管寧別傳曰寧字緱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服地流涕恒

著布裘紹裘

會稽異錄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領衾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衾被敬勃卒撒去衾恚而不聽朗辭病不受左手撒裘以簡府君喜朗遂退衾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語林曰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世說曰謝萬與安共詩簡文萬來無衣憤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憤卽呼使入萬着白綸布鶴氅裘履袖而前洪談移日大器重之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袂翠雲之裘

崔寔四民月令曰囊蟲並典以灰藏氈裘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四

九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綿裘二領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襦 袴 袴褶

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日羅衣

羅溫也 奴榮也

釋名曰襦煙也言溫煙也單襦如襦如而無絮也反閑襦之小者也却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閑其衿

漢書曰班伯為侍中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純袴之間非其好也

又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以珠飾袴 晉書曰賈珠為襦

盛服坐

武帝帳中王前聽詔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五

一

又曰哀帝以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范毀削先令百姓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來歙詣雒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褕衣歙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為二千石常衣布襦袴

又曰梁鴻妻孟氏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魏志曰管寧常著皂帽布襦袴隨時單復

晉令曰旄頭羽林著常腰襦

齊書曰武陵昭王晁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進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擘衣單進襦於擘擘曰我與乞人亦復何

異

梁書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韋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生薄熊丘麓巫師云傾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竟取襦去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五

二

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尙書何爲不察任城至王登曰著者猶少帝曰任意曰欲金若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八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閭之襦莖以養馬

又曰吳王闔閭豎女以珠襦之寶

鐘離意別傳曰意爲司徒侯霸府議掾詔之三百人到河

北過隆冬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司徒作襦袴武

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

列仙傳曰組伯子者冬著單衣盛夏著襦袴

列異傳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上織成上進

襦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其婦父朱若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誅爲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假以寒冬於車乞一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五

三

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襦官中物臣無私施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夢書曰上襦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東哲近遊賦曰繫明襦以禦冬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緝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

又曰妾有繡腰藏裝金縷光襦

陸機與長沙夫人書士璜仄恨一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袴

說文曰褌，腰衣也。

釋名曰褌，跨也。兩股各褌別也。留冀州所名下大褌，下至膝者也。留半也。幕落在衣裳。

方言曰：齊魯之間褌謂之褰，或謂之褌。關西謂之褌，大褌謂之倒頓。小褌謂之芙蓉衫。楚語通

史記曰：屠岸賈攻趙務朔等妻，成公姊有遺腹，公宮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褌中，祝曰：趙宗若滅，卽號若不滅，卽無聲。乃索兒，竟無聲。

又後漢書曰：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索帝子。后匿帝於褌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良久不啼，得免。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五

四

於難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使我褌。」徐廣曰：褌，民也。褌亦作跨。 袴是視出，袴下著伏一市，皆笑信以爲怯也。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嘗衣弊補衣，漏袴。張晏曰：陰，重不泄下。不潔

故漏 其爲不潔，清是以得幸。景帝

漢書曰：昌邑王廣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袴。

又曰：昭帝上宮后霍光外孫光欲后攝寵，有子帝體不安。

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爲影窮袴，多其帶。

後宮無進者。張晏曰：窮，窮前後有褌，使不得交通。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爵多羣小袴服威儀不以衣冠

後漢書曰馬援田牧至有牛馬羊類數千頭散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
提正且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
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謂明府
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尙無袴望曰議
曹情竅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言正是
賜良鯁魚百枚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五

五

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魏畧曰賈逵居貧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家宿天明無可著
著采袴去時人謂爲通達

又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己出門迴違不
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
自取禮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

又曰宋跋避難北至海著袴絮巾在市中賣餅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
義煩一軍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
自屈吾自清矣

梁書曰周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布十疋約曰

衣求者以賞之衆人競改之常服亦過短常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緣絲布褌軒昂而至折擗取帛

又曰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羣下將著微服當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握衣元帝見之大怒遣尙書周弘正責之又曰安城王秀爲郢州冬月當作襦袴以賜凍者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載五條瓣者青綾羅袴飾以朱衫

又曰何點承元中崔惠景國城人問與點悉代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俠義募交點點不願之至是乃逼召點士裂裙衣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訖不及軍事其語點之逼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五

六

迹如此

北齊書曰丞相司馬任曹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潛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族戲能中者卽時賞弔曹合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當觀謀竊發後敗

韓子曰鄭人卜子使妻爲袴曰寫吾故袴妻因鑿新袴爲孔

又曰昭侯使人戴弊袴侍者曰上不以賜左右而藏之袴乎昭侯曰吾聞明王之愛一嘔一笑有爲嘔而嘔有爲笑而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嘔笑不忘爲袴豈可無功而與之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

車具賞賜門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則毛袴

高士論曰孫畧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

烈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煖無袴而有飢食

郭子曰孫興公遺曹輔佐才云白地明光錦裁爲負板袴非無文彩然酷無材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請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爲名流

董巴漢輿服志曰祀宗廟絳袴示赤必奉袴神也

搜神記曰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爲口無殺大夫裁也王敦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五

七

之袴無殺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彩杯文綺袴節中記曰右虎舊著著金纒合懽袴

廣州先賢傳曰申朔字元遊舍梧人爲九鎮都尉布襦布袴鄉邑歎慕之

蔡廓彈事曰司徒員外散騎常侍謝祭應著絳袴而祭披袴不貫以足虧有黨體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

德宜絳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虎錦袴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官絹百疋作小褲百枚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子百餘皆綾羅袴褶手攀鏡食

褶袴

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晉書曰楊濟字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被竄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前輦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在餘杭大辟山令顧颺以文山與常袴褶一具文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爛于戶內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耕服介幘青縑袴褶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五

八

宋書曰元凶邵弒逆袁淑止之邵因起賜淑等袴褶入就生衣取錦裁二尺爲一假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襜袴褶

又曰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徒長史南郡太子元凶殺之義宣發宣哀之曰卽使兵暢元爲佐位居僚首哀客俯仰陰映當舉哀服著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臘自見者皆願爲盡命

蕭子顯齊書曰陳昏侯拜受姬潘妃著采臥與侯騎馬爲從著織成袴褶

後魏書曰傅虛根及弟虛越南走虛根叔愛先南遣般迎定得兄虛根差期不得俱度臨齊人知剗斬殺之乾受州

郡迎虛越問虛根愆期狀虛越代所當服虛越言不須乾
愛云汝可著袴體上衣服見桓公耶桓公護之爲刺史虛
越不肯竟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秦每大禮六品官並服
朱衣自是以下許通著者袴褶如有慘故不合著朱衣褲
褶者聽不入自餘應著而不著者請奪俸以懲不格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爲袴褶

魏百官銘曰三公朝賜青林文綺長綸袴褶一方遺盛公
疆記曰盧王南郊著皇斑褶繡袴

江表傳曰呂範願暫領督出釋褶執鞭詣闕下啟事

語林曰夏少明不知名聞裘逸民知人乃裹根入賂從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九

朱至家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獵將下馬問曰裘逸
民家近遠荅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知人故從會稽來投
之裘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爲
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傅暢自序曰今年五歲散馬常侍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
每來往喜與予戲嘗解予衣褶披其背脫予金環侍者謂
除怯惜面子笑與之經數目不索朱明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五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帶 大帶 裳

裙 褌

帶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象繫佩之形帶必有中故從巾

釋名曰帶帶也著於身如物帶也

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漢書曰文帝遣匈奴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

禮記玉藻曰革帶博二寸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六

一

又曰班固與竇將軍牋云復賜犀毘金頭帶此將軍所帶也

東觀漢記曰揚賜拜太常寺詔賜自所服冠續綬玉兼革帶

又曰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解卑緝帶一具

典畧曰文帝賜劉禎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取以為象因書啣禎云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禎

荅曰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躡鼉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壤之

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禎所

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上可納也

魏畧曰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曰漢陽喜三年疎勒王獻海西貴石金帶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

以帶之爲鈎絡帶

吳錄曰鈎絡者鞍飾帶也世名爲鈎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貌醜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治

將至酪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何爲

後周書曰隋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

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鑽金帶蓋天子

服也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而馳乎淄潛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六

二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爲人任用力

盡猶不置其革

吳時外傳曰大秦國皆著袴褶絡帶黃黑管共悉天祥

又曰扶南人悉著鈎絡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食天子賜黃金

之環三革朱帶具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乃

賜赤烏之人具帶五丁中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黍鏤帶

述異記曰夏侯祖忻爲兖州刺史喪於官沈僧榮代之祖

忻見形詣僧榮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實飾絡帶夏係曰此

帶殊好豈能見與之沈曰甚善夏侯曰卿正計中不見關
必以爲施可而焚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腰矣
應璩新詩曰革帶繩爲履舄穿無底

大帶

論語衛靈公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
之垂者

詩芄蘭曰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又野有麇曰無感我悅兮無使厯也吹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匪
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六

三

又鳩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駒其其
文也

弁皮弁其帶伊絲爲大帶也大帶用素
系以雜色飾馬其當作以王爲之

禮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
紳居二焉鞞結三齊

又曰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裳

釋名曰上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蔽也

易坤卦六五曰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曰下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已竭褻裳去之

詩緇衣曰子惠思我褻裳沙洧

又雞鳴曰東方未明顛倒衣

又葛履曰捺捺女手可以縫裳

捺捺猶織織也

要之褻之好人服

之

又七月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又鴻雁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又曲禮上曰諸毋不漱裳

左傳曰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明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莫如去備如去備被多矣兵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一

四

卽之濮厨人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逐華氏于

新里

春秋孔演圖曰驅除名政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

王至于沙丘亡

後漢書曰祭遵爲人廉約夫人裳不加緣

東觀漢記曰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

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

之裳

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

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傍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服文繡衣裳者

鄧析子曰責勇者以舉千鈞胥跋者以及烏兔走騏驥於廷求獲捷於楹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之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又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披裳自鼓杯斝而已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滄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恆於是欣焉而解裳也原其所以

當言皆裳裸國今吳卽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朔太平御覽

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鄰母得而飲之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

布裳掛樹裳化爲龍

嵇康集目錄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爲土窟夏則

編草爲裳冬則以髮白覆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足

劉梁七舉曰黼黼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解若霜也

古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細綺爲下裳

紫綺爲下襦

傅立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之也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霓裳

又曰採薜荔以爲裳

又曰披採裳衣芬芳

又曰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楊雄反騷曰披芙蓉之朱裳

裙

釋名曰裙下裳也連接裙服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紺裙之施緣也

又曰裙裏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布衣籠也

楊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爲帔音披統衿謂之裙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司徒司真妻布裙徒跣曳柴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二

六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又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

魏畧曰燉煌俗婦人作裙摯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

爲太守禁改之

魏志曰管寧恒著布

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木工因此珍善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絕子響屬

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

明云輕舫還闕而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之無便竹帛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織成下裙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裙布荆釵

真人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家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妬衣恒出掩襲車上後呼其婦兄顏

照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刃逕上

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統素三條裙

後魏書曰河間人齊與太武攻赫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

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

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帝乘而上因此得拔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一

七

於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故皇后造真珠裙所費不可勝計後被

火燒之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服裙絳碧結縠襖裙

丹碧紗紋雙裙紫碧裙紋雙裙北碧紗紋繡纓雙裙北碧

紗縠雙裙丹碧杯文雙裙

山陵故事曰梓宮有細絲雙裙無腰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絹雙裙絳

絹襖裙細絳紗復裙白絹裙

四王起事曰惠帝曰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單帛裙爲幃

河東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曰婦人著裙制乃三十餘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少修苦之志著單裙十年不換

東坡近遊賦曰著紫裙之禪菴

又曰帽有四角之降裙有三條之殺

禪

晉書曰王澄之荊州人者傾城澄脫衣著犢鼻禪上樹取鵝鶩傍若無人

晉記曰客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以屋爲禪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宋書曰桂陽侯義融孫冕字茂德性備鄙爲郢州刺史晷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六

八

用露禪上聽事

齊書曰鬱林王常裸袒著紅縠禪

梁書曰周弘正善立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宏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紋髻關而聽衆人笑之弗譏曰旣而乘閒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相賞狎宏正後爲左尚書夏月著犢鼻禪衣朱衣爲有司所奏彈其放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褻露於儕輩侮卑及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謝綫卿性通脫在省署衣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

飲酒酣呼爲有司紀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遂相謀還成
都賣酒相如自著犢鼻禪滌器以恥王孫也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康伯爲豫章太守遺百疋
絹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
韓後與范載就軍中裂二丈與范云寧可使婦無禪耶范
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羣虱之處禪逃于深縫自以爲吉宅
君子之處城中何異虱處禪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皆儒學富財唯阮咸好酒家貧俗七
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並列綈錦咸竿掛犢鼻布禪人問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六

九

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語林曰桓宣武性儉著故裙上馬不調褌故五形遂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履

舄

鞮

履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亦曰抱也所以抱足也復其下曰舄舄腊也久立地濕故復其下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畜不假借之也齊人曰搏借搏借猶犯鮮鹿之貌也曰麤絛麻韋草皆同名鹿麤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說文曰履足所衣也鞞小兒履也鞮革也

廣雅曰履紵謂之綦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一

世本曰於則作履

方言曰絛作之履作之不借組者謂之履履朝鮮列水之上謂之印角南方江沔之間總謂之粗梁益之間或謂絛履其通語也徐土郊圻之間謂之印角繡紵關之東西或謂之繡或謂之紵其通語也

史記曰張良常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業良爲取履因長跪進之

又曰東郭先生侍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弊不完行雪中履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瑋瑁簪刀劍之

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食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籍履舄交錯

漢書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鄭崇哀帝擢爲尙書僕射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今主也吾不敢脫履上殿

蜀志曰先主少孤織履爲業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又曰劉琰妻胡人賀太后后獨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二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搥胡以履搏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晉書曰夜五庫火累代之室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王莽矢

又曰符健時淋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漢陽春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申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者

下拜

趙錄曰佛圖澄卒塋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後魏書曰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著紫履太公金匱復之書曰行虛

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人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三

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絺履不弊不更爲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履賤公愁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王之鈎其長尺

又曰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樸不能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粗紉之履可以養體也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亡操之見履乃曰吾忘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黷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之也而越人披髮欲不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王走而履決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踦履乎王曰楚國王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四

雖貧豈愛一踦履哉惡借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又曰履雖新弗加之於枕冠雖弊弗以苴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詔置酒享羣臣召諸子賜食先能胡亥下階羣臣陳履牀善者因行踐敗而諸侯問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鹿菲草履今富者韋香絲

風俗通論數曰踦者奇也履者舄之一也

書曰履鞮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鞮者必有子息也履者爲男鞮者爲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度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常著輕絛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倒履而去

拾遺錄曰穆王起春宵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

魏武帝遺諸令曰令中可學作組履賣之

又內貳令曰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絛不得過絳紫金黃
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絛絲履以與家約當盡著此履不
得效作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百婢履色無過經青古

僧古會切賣者皆當著巾帖額題所僧賣者及姓名一足著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五

黑履一足著白履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紋履一緗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劔虎尾約履

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劔履上殿徐義言所以遂
見從著履上殿將入見咸譏云古無履但有舄著舄上殿
不宜著履案周禮天王赤舄黑舄就后素葛履

鄭君注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荅臺
符分別履焉

百銘事曰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劔履升殿

華虞決疑曰言劔舄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

漢以前皆名履

左傳曰踊貴履賤

禮曰戶外有二履不言二履

賈誼曰冠雖弊不以苴履亦不苴履言履者猶足所履踐

耳

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烏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踐之通稱稱先伐以求優崇重臣言劍履則包烏也又大臣昇殿不唯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著不必是焉故總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擊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覲其禮退而書之卽是晉之典故令決疑言烏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舉總名也尋文總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制中當元會至曉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六

及朝化爲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騰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荆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一賈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妾買兩級絲履自厚相報賈客至都與置之並一箱履在內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和留之及不去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幽明錄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既去已行五六里嬾復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屨後至云宮使還君化爲鵠飛入田中

列仙傳曰蕭父冀州人在曲州市補履數十年不老人奇之

又曰昭帝既薨鉞弋夫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履

列異傳曰胡母斑爲太山府君賣書詣河洛貽其青絲履甚精巧也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立瓊奉之舄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子曰家織履以食澹然而無爲樂在其中矣謝使者秦家與父淑書曰今枉虎龍組緹履一綱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七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具組生履一綱

曹植賀冬表曰獻曰文履七級鞞百副

曹實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百履

劉禎魯都賦曰織織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纈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大履曳霜銷之輕裙

古樂府詩曰君子防未然不慮嫌疑問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

甄述女詩曰足躡承雲履豐趺躡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傳玄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

之徵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嗟苦先生獨離此

答

鳥

崔豹古今文注曰鳥以水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者謂之復鳥自關而東謂之復其上其

下單者謂之宛下謂之鞮

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又曰南有嘉魚車攻曰黃芾赤

周禮天官下曰履人掌玉及后之服履為赤鳥黑鳥赤纒

黃鳥青向素履葛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左傳曰楚子于乾谿雨雪玉皮冠秦服陶

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被

豹鳥執鞭以出

三禮六服圖曰王后翟衣玄鳥榆翟赤鳥鞠衣著履

鞠衣以下

皆禮

三禮圖曰服下曰鳥單下曰履葛冬皮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佩玉劍履縞鳥

曲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製引衣

裳發露刑體以為戲樂將罷又亂其鳥履無不顛倒

漢武內傳曰西母履文鳳之甚鳥

列祖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

三夜賜金壁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雷書以赤玉鳥一枚

以報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丈餘鬚
鬢絕青納玉舄而乘舟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
夢則始皇之靈所著舄則安期所遺者

列仙傳曰黃帝堊橋山崩無尸唯劍舄行

衡波傳曰足屬萬錢之舄漂舄曰光宛如遊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綈

又曰俗說明帝時尙郎鄴令王喬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馬密令太史候望言其令至時常有雙鳧
從東南飛來回輿羅得一隻舄使呈上方識是四年所賜
尙書履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七

九

杜氏幽求曰裹衣搏帶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蕤
陳思王七啟曰金華之舄動趾遺光

鞮

說文曰鞮足衣也

釋名曰鞮末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楮聲子鞮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鞮係解五人在前莫肯
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係

漢書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鞮係解成帝以
爲不能而賢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能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屨

釋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說文曰屨履也一日鞮也

詩曰葛屨五兩綏履雙止

又葛屨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尚禮曰履人掌王及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意黃總青舄

素履葛屨辨外內夫命之屨功屨散屨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大戴禮曰入於戶未嘗越屨是高柴之行也

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

舉之屨于內則向長者而屨跪而遷屨

又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母踐屨母踏

席

又曰國家靡君子不履絲屨

左傳曰齊侯遊于姑棼遂斂于具丘 具丘齊地 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於車傷足喪屨反求屨於媵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楚于使申舟躬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退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匹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問屨

之段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晉戰于鞍鄒克傷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又曰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姑浮以伐擊闔閭傷將指
取其一屨

穀梁傳曰公弟叔盼其曰弟叔盼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
織屨而合終食不食宣公之食

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 屨織席以
爲食

屨

釋名曰屨指以踐泥也爲雨足其以踐泥也錦屨作支如
屨者也不曰帛屨者屨不屨者屨不可以踐泥可以踐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二
也故謂之屨

漢書曰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直顧行七十
里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大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去昇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千
著軟材木屨前行然後晉宣帝雜教立當預作太平木
遂賤時有蒺藜悉著屨藜悉作屨氏

又曰謝安遣帝石及從子玄征符堅所皆在克安方對客
圍棋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屨折齒

又曰王述性急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

元轉不止便下一履齒踏之不得噴甚掇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財阮孚好著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
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正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
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
不復徹名陰卯亦服妖也職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烈
宋末驃騎秦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亂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鄣數十里
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
後齒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三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
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針銳羹斷以草接之問曰卿此
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往北行佐價之著已三十年
貧士竟不易辦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
荅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且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
當帝善之

又曰劉疑之有嘗認其著屐笑曰屐著已敗今家中覓新
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麟士昔嘗行路鄰人認其著屐麟士曰是卿屐
耶旣跪而反鄰人得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

之也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云是楚王家獲玉
屐玉屏風

梁書曰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陵儉儉薄才容於廉委
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斷以喻廉曰判鼻不知嗟
跼面不知瞋齧作步數特此得勝人譏其計恥辱以此取
名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乙斐
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
異

孔叢子曰孔穿振方屐見年原君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四

宗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帝朗賊有白荆屐六
七十量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人徑蓋木屐漆
屐五色綵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徑蓋木屐之像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
賓死著高屐儀容輕慢母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郗公慨
然曰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輻心思之鄭玄亦疑
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橋下
水上而據水心死矣逐罷追竟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

履而歸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者不著布衣無弁衣著木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家女布裳木

秦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靖曰滑符氏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爲妖妄下靖妄是月河滑滿坂津堅冠登於河得隻履長七尺二寸稱五指長尺餘指迹深寸登以獻健因赦靖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中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嫁入山聚羣盜常著金擒蹠履

庾仲雍荊州記云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五

於靈溪盛公詣市還著皂蓋布裙以杖荷履詣桓司空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著鞭馭馬慈著木屐策杖徐步然終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履與男無異著

集異記曰廣平遊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其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弁是所常

異苑曰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附木哀嗟代而製履每懷割股之功俯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爾將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梅枯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

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
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展

夢書曰粗屨使令卑賤類也夢得粗屨得僮使之也

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輜裁轉若有餘才當作主九木

屨

屨

說文曰屨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漢孝武帝云使朕誠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脫屨
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竒之賓客盈坐聞粲至倒

屨迎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六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郁守謁規

規臥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語曰魏太子繫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朝歌紂之

所部金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為禮太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

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

者驕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擊不

憚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

脚行而脫屨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屨也

世說曰何晏爲吏部尙書王弼弱冠往見之晏倒屣迎之
釋名曰鞞本胡也趙武靈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回走并州負困燃馬屑
自作鞞

又曰任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
換其新鞞而去婦人持故鞞詣州言之諧召城外諸嫗以
鞞示之紹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斂害遺此鞞焉得無親
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鞞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
時稱明察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鞞數百雙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七

有人從柔買柔素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
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
遂取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卽太后之季父
母也上見之方屣而鞞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鞞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丘人也賣鞞爲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足下織成鞞一量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至繡鞞一量

傅咸表曰涼州民從軍之物先辦然後作衣

說文曰屨履也

釋名曰屨草履也出行著之屨輕便因以爲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於卿躡屨擔鐙來說孝成王王說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於卿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劫字勤伯家貧作屨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見爨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故告勤責曰妻賣野物期取其值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晏室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盤上長三尺餘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敬宣叅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爲其所害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八

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伯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賜去奈何暢曰膏粱之言武城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門不容綏服

齊書曰溫璠爲餘姚令瑀初至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纊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跎輒加榜捶

又曰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令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屨於齊前背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餘歲甚有

慙色

梁書曰侯景卽位童謠曰脫青袍著芒屨荊州天子挺應著

又曰何黠方向書乘紫車躡草屨恣心所適政醉而歸陳
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起部尙書監起太極殿恆臥布袍
芒屨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諂其所爲

唐書曰孟元陽起於陳軒軍中理戎整肅曲還主屯作西
華陽芒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方去

風土記曰美朱爽之清屨茂由烏之文章爽藤也赤色緣
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爲屨經以青芒行山草便於用
韡故越人重之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屨自聚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九

於道多或至四十五量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
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
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敗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
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
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臨海風土記曰屨魚長一尺狀如屨形

俗說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衆至家貧劇方回數出南射
堂射劉往市賣屨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
迴顧方回異之民間信達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屨不
得展詣后過劇平之使來語共與覺其佳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

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敗屨棄於路因復脚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屨音
變

宋書曰袁粲爲丹陽尹步屨白陽城邊忽遇一士人便呼與食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以相邀耳竟不與見

齊書曰江秘字士伯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屨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室

梁書曰臨州王弘奢侈過度後庭數百人皆極天下之士所侍江無不服玩侔於齊東屨潘妃寶屨直千萬價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十

